

千万点击，
演绎最具东方美的女性励志传奇。

起点超人气白金大神[吱吱]
重磅力作！

一场意外，搅动命运的棋盘，
阴差阳错，她与他携手良缘。
任前路波橘云诡，执子之手，
便是满世繁花。

九重紫



1

JIUCHONGZI

吱吱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九重紫



JIUCHONGZI

吱吱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九重紫：全3册 / 吱吱著. -- 南京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4
ISBN 978-7-5399-7444-6

I. ①九… II. ①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23265号

书 名 九重紫 (1, 2, 3)

作 者 吱 吱
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 策 划 石 颖 夏 童

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 编 辑 夏 童 王 宁

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，邮编：210009

集团 网 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
出版社 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字 数 750千字

印 张 53


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，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7444-6

定 价 75.00元 (全三册)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- 【001】第一章 珠沉玉碎入轮回 梦里再续今世缘
- 【014】第二章 父母情变起争执 窦母相看王映雪
- 【025】第三章 魏窦两家定姻亲 王氏为妾入窦府
- 【041】第四章 赵谷秋红颜薄命 窦世英再得千金
- 【055】第五章 西窦无主万事乱 窦万元被逼续弦
- 【070】第六章 王行宜咸鱼翻身 妾身欲占正室位
- 【082】第七章 窦昭寄居东篱下 赵家狮子大开口
- 【095】第八章 东窦胸中存城府 窦昭手握西窦财
- 【107】第九章 王氏东窦学持家 鸠占鹊巢成定局
- 【118】第十章 窦铎福尽驾鹤去 庞氏相中西窦财



目录

- 【131】第十一章 腰缠万贯惹纷乱 少年步入相思局
- 【143】第十二章 万元携妻进京都 窦昭接手别家事
- 【156】第十三章 窦昭收留姐妹花 招兵买马防祸事
- 【168】第十四章 别刚毅撒手尘寰 窦昭谈起生意经
- 【179】第十五章 窦昭求学宋与民 邬善痴心许窦昭
- 【194】第十六章 邬氏为子忙求亲 窦昭出行遭劫持
- 【210】第十七章 劫后余生揭真相 庞昆白“英雄救美”
- 【225】第十八章 窦昭婉拒邬善情 设计庞家索赔偿
- 【239】第十九章 窦明无奈回西窦 一颗芳心送纪咏
- 【253】第二十章 窦家开门迎贵客 纪氏即将离窦府
- 



第一章



珠沉玉碎入轮回 梦里再续今世缘



窦昭觉得自己可能活不长了。

老一辈的人常说，梦死得生，梦生得死。

她这些日子总是梦见自己回到了小时候，坐在开满紫藤花的花架子下摆动着两条肥肥的小腿，白白胖胖像馒头似的乳娘正喂她吃饭。

有风吹过，垂落的紫藤花蔓挤在一起，累累叠叠的紫藤花簌簌作响，像群围在一起窃窃私语的小姑娘。她觉得有趣，笑嘻嘻地跑了过去，抓住一根藤蔓，顺手就揪下一朵盛放的紫藤花来。

乳娘追了过来：“四小姐，乖，吃了这口饭，七爷就从京城回来了，到时候会给四小姐带很多好吃的，还有好看的鞋袜……”

她看也不看乳娘一眼，避开乳娘伸过来的银勺，又抓住一根藤蔓，揪下朵紫藤花。

耳边传来一个清脆悦耳的女子声音：“怎么？四小姐又不听话了？”

乳娘一听到这个声音立刻就转身屈膝朝着说话声的方向行了个福礼，恭谨地喊了声“七奶奶”。

她则捏着紫藤花冲了过去：“娘亲，娘亲……”

少妇温柔地抱住了她。她献宝般地把手上的紫藤花摊给母亲看。

春日的阳光照在母亲发间的赤金步摇和大红色遍地金通袖袄上，折射出耀眼的光芒。母亲的身上，仿佛镀了一层金箔，刺得她眼睛发涩，而母亲的脸色，则融在那一团金色的光晕里，让她看不清表情。

“娘亲，娘亲……”她强忍着眼中的酸涩，高高地仰着头，想看清楚母亲。

母亲的面孔却越发地模糊起来。

有个小丫鬟跑了过来，欢天喜地地禀报着：“七奶奶，七爷从京城回来了！”

“真的！”母亲既惊且喜地站起身来，提起裙子就朝外奔去。

窦昭迈着两条短肥的小腿啪嗒啪嗒地追了过去：“娘亲，娘亲！”

母亲却越走越快，眼看着就要消失在春光中。

她急起来，冲着母亲雀跃的背影大声地嚷着：“娘亲，娘亲，爹爹不是一个人回来的，他还带了个女人！她会夺了您的正妻之位，逼得您走投无路，自缢身亡……”

可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句至关重要的话反反复复地在她的脑海、舌尖徘徊，就是发不出一点声响来，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的身影渐行渐远地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。

她心急如焚，四处乱窜地找母亲。

白光中，有群争吵不休的大人。她跑了过去，一边扒开人群，一边焦急地问：“你们看见我娘亲了吗？你们看见我娘亲了吗？”

他们都只顾着吵架，没有一个人理睬她。母亲，到底去了哪里？

她茫然四顾，突然看见一间榻扇上镶满了彩色琉璃的花厅，厅门半掩，好像有人影在晃动。难道母亲躲在那里？

她欣喜地跑了过去，吱呀一声就推开了榻扇。

半截大红色遍地金的湘裙在空中摇晃，裙裾下，露出两只脚，一只脚上只穿着雪白的绫袜，一只脚上穿着大红色绣鸳鸯戏水的绫面绣鞋……

她厉声尖叫着，大汗淋漓地从梦中醒来。

入目的依旧是熟悉的八角宫灯，静静地立在墙角，莹莹地散发着明亮又不失柔和的光华。

屋子里悄无声息，大丫鬟翠冷正坐在床头的小杌子上打着盹。

窦昭深深地吸了口气。原来那尖叫声也是在梦中！她强压下心底的惊惶不安。

自己这一病，家里人仰马翻，特别是几个贴身服侍的丫鬟，日夜轮值，眼睛也不敢眨一下，想必是累极了。

她是重阳节那天去姑姐——景国公世子夫人魏延珍府上赏菊时受了风寒，之后就有些发热。刚开始，谁也没有放在心上，包括窦昭在内。她以为请了御医吃几服药就会好的，谁知道几服药下去，病不仅没见好，反而更严重了，十天前竟然卧床不起，家里的人这才慌了神，请大夫，做法事，拜菩萨，闹得鸡飞狗跳的。丈夫济宁侯魏廷瑜甚至让丫鬟隔着屏风支了张榻，每天晚上歇在那里，服侍着她的茶水。

窦昭没有惊动翠冷，望着墙角的灯光，情不自禁地想起刚才的梦来。

母亲死的时候她才一岁十一个月。什么也不记得了。要不是后来母亲的忠仆妥娘找到了她，她连母亲到底是怎么死的都不清楚，又怎么会知道这些细节？

可见这全是她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听了妥娘的话，想当然杜撰出来的！

窦昭血气全涌到了胸口，翻江倒海般地难受。

窦昭闭上了眼睛，只觉周身透着股倦意，她用被子蒙着头，把自己埋在一片漆黑中。

朦朦胧胧的，她听见一阵此起彼伏的哭声，想睁开眼睛看看，眼脸仿佛千斤重，怎么也抬不起来。又有丈夫魏廷瑜在她的耳边小声地哭着“你走了，我可怎么……”，一会儿，那声音又变成了郭夫人的，“你放心，葳哥儿是我的孙女婿，我怎么也会保他平平安安的”。

窦昭努力地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坐在热炕上，阳光照着院子里的积雪，透过糊

了高丽纸的窗户反射进来，屋子里一片雪亮。

一个嘴角长着颗红痣的俏丽少妇坐在她的对面，正陪着她玩翻绳。还有四五个十至十五岁不等的丫鬟围坐在炕前做着针线。

她们都穿着细布的棉袄、粗布的裙子，或戴了小巧的银丁香，或插银簪，朴素中透着小女孩的蕙质兰心，让人看了不由得会心一笑。

屋里的人窦昭一个都不认识，却倍感亲切。

从前在真定县的娘家，到了冬天，她们家的仆妇就是这副打扮。

原来她又进入了梦境。

窦昭嘻嘻地笑，溜下炕，想看看几个小丫鬟在做什么针线，脚却没能够着地，人被挂在了炕边。

做针线的小丫鬟都抬起头来，朝着她善意地微笑。

她们之中年长些的在纳鞋底，年幼些的在打络子，个个手法娴熟，看得出来，是做惯这些活计的。

有刺骨的寒风灌进来。

窦昭抬头，看见暖帘被撩起，几个丫鬟簇拥着一个女子走了进来。

屋里的人纷纷起身给那女子行礼，称着“七奶奶”。

窦昭愣愣地望着她，不过二十岁左右的年纪，中等个子，苗条纤细，容长脸，柳叶眉，樱桃小嘴，穿了件桃红色宝瓶暗纹的妆花褙子，映得她肤光如雪，人比花娇。

这，就是她母亲了！

自己长得可一点也不像母亲。窦昭个子高挑，曲线玲珑，鹅蛋脸，长眉入鬓，红唇丰盈，皮肤雪白，看人的眼睛略微犀利些，就有股英气咄咄逼人，和父亲如同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。她刚嫁到济宁侯府的时候，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柔顺些，将长眉修剪，画成柳叶眉，半垂着眼睑和人说话，倒能装出母亲三分的姣美来。

母亲笑盈盈地走过来。她看得更清楚了。

母亲弯腰刮窦昭的鼻子，打趣道：“寿姑，怎么？不认识娘亲了？”

寿姑？是她的乳名吗？她从来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一个乳名。

泪水猝然而至，她胡乱地抱住了母亲的大腿。

“娘亲，娘亲！”窦昭哭得像个无助的孩童。

“哎呀呀！”母亲一点也没有感受到她的悲伤，笑着问那乳娘，“寿姑这是怎么了？无缘无故地就哭了起来。”没有丝毫置疑或是责怪乳娘的样子，显然对乳娘十分的信任。

“刚才还好好的。”乳娘也很诧异，只得道，“或许是看您来了？女儿见到娘，有事没事哭一场。”

“是吗？”母亲把她拎到了热炕上，“这孩子，把我的裙子都哭湿了。”

窦昭顿时呆住。母亲不是最应该担心孩子为什么哭吗？怎么母亲最担心的是她的裙子……

她……她真是自己的母亲吗？她瞪大了眼睛，小脸上还挂着两行晶莹的泪珠。

母亲扑哧一笑，掏了帕子帮她擦着眼泪，对乳娘道：“这孩子，傻了！”然后温柔地抱了她，亲了亲她的小脸，道，“你爹爹就要回来了，你高兴吗？”眼角眉梢都洋溢着情不自禁的喜悦。

窦昭“啊”的一声就要跳起来。

她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一件事给忘记了！

父母之间当年发生了什么，她不知道细节。不过，据妥娘说，她父亲是去京都参加乡试的时候认识继母的。可怜母亲一无所知，见父亲来信说要在京都游历一番，不疑有他，只是每天在家里翘首以盼，还担心父亲的银子不够使，寻思着要悄悄派自己的陪房俞大庆给父亲送些银子去使，后来不知怎的被祖父知道了，换来了一顿呵斥，这才作罢。

乡试是在八月，外面已经飘雪，此时应该已进入严冬，父亲还没有回来，但祖父健在，他不可能在外面过年，也就是说，现在告诫母亲还来得及。

可母亲紧紧地抱着窦昭，窦昭挣扎了几次都没能站起来，急得她大声叫着“娘亲”。

“寿姑今天是怎么了？”母亲对女儿异于往常的闹腾大惑不解。

窦昭摇着母亲：“娘亲……”想告诉她“爹爹要带个女人回来”，话一出口，感觉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似的，好端端的一句话变成了含糊不清的“爹爹……女人……”两个词。

母亲见窦昭开口说话，回过头来，笑望着她，耐心地道：“寿姑，你要说什么？”

“娘亲，”窦昭艰难地道，“爹爹……女人……”这次吐词比较清晰，但还是没有说清楚。

她急得额头冒汗，索性反复地说着“爹爹”、“女人”。

母亲表情渐凝，正色道：“寿姑，你要说什么？”

窦昭如释重负，深深地吸了口气，一字一顿地道：“爹爹带了女人回来……”稚声稚气，却清晰响亮。

母亲像被人扇了一耳光似的，脸上露出震惊、怀疑、错愕的表情。

乳娘和丫鬟们则面面相觑，神色惊惶。

屋子里一片死寂。

暖帘唰的一声被甩到了一边，一个梳着三丫髻的小丫鬟气喘吁吁地跑进来：

“七奶奶，七爷回来了，七爷从京都回来了……”

“真的！”母亲立刻喜上眉梢，提了裙子就往外跑，跑了两步，停了下来，想了想，转身回来抱了窦昭，“我们一起去接爹爹！”

看样子母亲起了疑心。

窦昭松了口气，搂了母亲的脖子，大声应着“好”。

父亲的马车就停在二门口，几个小厮正忙着往里搬东西，父亲穿着宝蓝色菖蒲纹杭绸直裰，披着灰鼠皮的大氅，玉树临风地站在马车旁，正和高升说着什么。

他听到动静，回过头来，浅浅地笑，丰姿俊朗，如清风明月。

窦昭心中微滞，她知道父亲是好看的，可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父亲。

在她的印象里，父亲总是微微蹙眉，纵然大笑，眉宇间也带几分无法消融的郁色。特别是静静地望着她时，眼波不兴，如千年的古井，让人心中发寒。不像现在，年轻、英俊、阳光，像个无忧无虑的少年，看着就让人暖心。

“寿姑，”父亲的笑脸出现在她的眼前，“爹爹回来了也不喊！”他伸手去捏窦昭的鼻子。

窦昭下意识地扭过头去，避开了父亲的手，伸长了脖子朝着马车里瞅。

父亲一愣，然后不以为忤地笑了笑。

母亲却红着脸，含情脉脉地望着父亲，似娇似嗔地道：“你人平安回来就好，还给我们买什么东西啊？家里什么都有。”

“那不一样嘛！”父亲从母亲手中接过了窦昭，“这是我给你们特意从京都买回来的。”

母亲的脸色更红了，像喝了陈年花雕似的，眼神都蒙眬起来。

窦昭斜着身子想拉开马车的帘子，但人小臂短，始终都够不着马车帘子。

父亲察觉到她的意图，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屁股，将她放在了马车上：“你要找什么？”

窦昭不理他，一头钻进了车厢里。

车厢里铺着厚厚的被褥，几本诸如《四书注解》之类的经书随意地丢在被褥上，角落里是个温茶的茶桶，打开盖子，放着个紫砂的提梁壶。

除此之外，别无他物。

窦昭站在车厢内，茫然四顾。

难道她记错了？

或者是……妥娘说的根本不是事实！

父亲远行初归，第一件事自然是去给祖父问安。

母亲借口要安排家宴，回了上房，把所有在上房当差的仆妇都叫到了厅堂。

“是哪个混账东西告诉姐儿说的那些腌臢话？自己给我站出来！”她拍着桌子大发雷霆，“要是等姐儿指了出来，那可就不是到外院当差、罚几个月月例的事！我要禀了老太爷，叫人牙子来，把她卖到那穷山沟沟里，一辈子也别想吃上个白面馒头！”

屋里一片死寂。

桌上的茶盅被母亲震得咣当直响：“好啊！竟然没有一个站出来。当我查不出来是不？姐儿这才几岁，话都说不清楚，你们就撺掇着姐儿在我面前胡说八道。要是姐儿再大些，岂不被你们给教唆坏了……”

窦昭由个小丫鬟陪着，坐在上房内室的热炕上，不时地叹口气。

是她自己的主意，谁会跳出来承认啊！

但窦昭没有为那些仆妇辩解。

她现在是个连话都说不好的孩子，以母亲的认识，“父亲带了个女人回来”这样无中生有的话自然是身边的仆妇教的，她要是为那些仆妇辩解，母亲只会更加怀疑有人居心叵测，那些仆妇就更不容易脱身了。

她问身边的小丫鬟：“你叫……什么？”喉咙还是像堵着了似的，说不出完整的句子。

小丫鬟受宠若惊，殷勤地道：“回四小姐的话，奴婢叫香草。”

她道：“我要……妥娘！”

小丫鬟睁大了眼睛，好奇地道：“妥娘是谁？”

窦昭傻了眼。

有人高声禀道：“七奶奶，七爷回来了。”

外面一阵响动。

母亲语气略带几分紧张地嘱咐：“俞嬷嬷，你把四小姐屋里的人先带回去。四小姐今天晚上就歇在我这里了。其他的人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”

有个苍老的声音恭敬地应“是”。

然后又是一阵响动。

不一会儿，母亲笑语嫣然地陪着父亲走了进来。

见窦昭傻傻地坐在炕上，父亲笑着摸了摸她的头：“这孩子，今天是怎么了？”

母亲不好告诉丈夫窦昭受了人教唆，含含糊糊地笑道：“可能是玩得太累了，等会儿就好了。”

父亲不再追问。

丫鬟们端着水、捧了香胰子进来，母亲服侍父亲净面更衣，窦昭也被丫鬟抱了下去，梳洗换裳，一起去了祖父那里。

祖父住在宅子的西边，因中堂上写了幅“鹤寿同年”的匾额，被称作“鹤寿堂”。

鹤寿堂屋前是水池假山，屋后是藤萝花树，是家中景致最好的地方。

在窦昭的记忆中，她来过两回鹤寿堂。一次是九岁的时候，祖父去世，按祖父的遗嘱，灵堂设在鹤寿堂，她回来奔丧；还有一次是回来参加祖父的除服仪式。

两次都闹哄哄的，她甚至没来得及仔细看一眼鹤寿堂。

这次梦中重回，她伏在母亲的肩膀四处张望。

水池结了冰，假山盖着雪，树木已经凋零，藤萝也不过是些枯茎，虽然一片萧索，却因布局雅致，难掩其明瑟。

她不由得暗暗点头。难怪京都的那些老翰林提起祖父都夸他有才情。只可惜祖父不耐烦仕途，三十岁不到就辞官回乡做了田舍翁。

胡思乱想中，他们到了鹤寿堂的门口。

一个风韵犹存的中年美妇笑吟吟地把他们迎了进去。

窦昭望着那美妇，两眼发直。她怎么会梦到了丁姨奶奶？要梦，也应该梦见她的祖母才是！她可是从小跟着祖母长大的。

正想着，丁姨奶奶笑着上前捏了捏窦昭的小手，对母亲道：“寿姑今天怎么了？快快的，也不喊人……”

母亲朝丁姨奶奶使了个眼色，悄声道：“等会儿和您说。”

丁姨奶奶会意，笑着抱过窦昭，陪着母亲进了祖父的书房。

窦昭心里乱糟糟的。

祖父年过四旬膝下依旧空虚，嫡祖母做主，给祖父纳了两房妾室。其中一位是丁姨奶奶，一位是祖母崔氏。丁姨奶奶和嫡祖母一样，无出，祖母也只生了父亲一个，他们这一房人丁并不兴旺。后来继母进门，生下了弟弟窦晓，祖母育嗣有功，窦家的人这才改口称她“崔太太”，父亲虽然依旧喊她“姨娘”，孙儿辈却称了“祖母”，而丁姨奶奶一直是丁姨奶奶。

嫡祖母过世后，祖父决定不再续弦，由丁姨奶奶主持中馈，母亲进门，就交给了母亲主持，丁姨奶奶只打点祖父屋里的事。祖父晚年一直由丁姨奶奶陪着，而祖母则住在离真定县五十里开外的田庄，只在每年的端午、中秋、春节回来小住几日。

祖父问父亲话的时候，窦昭被丢在了书房的热炕上玩耍。

窦昭心里隐约觉得不安，好像有什么事发生了，而她却被蒙在鼓里似的。

“娘亲，娘亲！”窦昭心中惊恐万分，她高声地喊着母亲，眼泪不受控制地簌簌落下。

正和父亲说得兴起的祖父沉了脸。

母亲则慌慌张张地从厅堂跑了进来：“公公，我这就带寿姑到旁边去玩。”

她满脸歉意，抱着窦昭出了书房。

丁姨奶奶迎了上来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她摸了摸窦昭的额头，“平日里好好的。难道是碰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？”

“不会吧？”母亲打了个寒战，迟疑道，“会不会是教唆寿姑的人动的手脚？”

“没事。”丁姨奶奶胸有成竹地道，“就算有人动手脚也不怕，我们是行善之家，大仙会保佑我们平安康泰的。等会儿我替寿姑在大仙面前求两张表，你在寿姑身上扫两下，然后烧了，寿姑就没事了。”

母亲不住地点头，咬牙切齿地道：“要是让我查出来是谁不安好心，我要扒了她的皮！”

“还好是当着你的面说出来的。要是当着七爷说出来，那可就麻烦了。”丁姨奶奶感叹道。有个小厮跑了进来，禀道：“老太爷、七爷、七奶奶、丁姨奶奶，东府的三爷过来了。”

窦家是靠收棉花起的家。窦昭的高祖父悬梁刺股也只考中了一个秀才。但这并不妨碍他娶了隔壁行唐县安香村赵举人的女儿为妻。

赵家和窦家可不一样，人家是有族谱的！家中虽然只有一百二十亩地，但人家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周穆王时期。而且“赵”还是前朝的国姓，赵家祖上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从旧都下京搬到这里来的。

安香的赵氏，也是窦昭的外家。

窦昭的高祖父和赵氏成亲之后，生了两个儿子。长子窦焕成，次子窦耀成。

后来兄弟有了分歧，窦家一分为二。

窦焕成那一支因住在城东，被人称为“东窦”，窦耀成这一支因住在城西，被人称为“西窦”。

窦耀成，就是窦昭的曾祖父。

窦耀成妻妾争宠，闹出了人命案，又牵扯出很多内院污垢。虽被压了下去，但西窦这一支却伤了元气，窦耀成不到四旬就病逝了，子嗣相继凋零，只活下了窦昭的祖父窦铎。

“东窦”却人丁兴旺。

窦焕成有两儿三女，九个孙子，三个孙女，十一个外孙，九个外孙女，其中两个儿子一个女婿都先后中了进士。

他没有忘记自己在母亲面前的承诺，始终对窦耀成这一支照顾有加。

窦耀成去世后，窦焕成把年幼的窦铎接到了自己的身边，帮窦铎管理家产，亲自教他读书进学，看着他成家立业之后，把家产分毫不差地交到了窦铎手中，死后还留下遗嘱：“东西两窦是一家，分居不分宗”。

窦铎对伯父比父亲的印象更深刻。他把窦焕成当成自己的父亲一样，和几个堂兄像亲兄弟一样。儿子窦世英出生后，和东府窦家“世”字辈的兄弟一起排了序，以示两家如一家，永不分彼此。

所以窦昭的父亲虽然是独子，却被称为七爷。

而被称为三爷的，则是窦昭二伯祖的长子窦世榜。

窦世榜管着东、西两窦的庶务。听说窦世榜来了，父亲亲自去将他迎了进来。

他手里提着筐橘子。因都是家里人，母亲和丁姨奶奶没有回避。大家见过礼，窦世榜指了指橘子，笑着对祖父道：“是大哥送回来的，我特意拿了点给您尝尝。”然后从小筐里掏了个橘子递给窦昭，“寿姑，吃橘子。”

窦昭人还有些呆滞。

母亲戳了戳她，她喃喃地说了声“多谢”。

窦世榜笑着摸了摸窦昭的头。

祖父就道：“上炕坐吧！我这里有慎行送的大红袍。”

丁姨奶奶立刻转身去了旁边的小茶房沏茶去了。

窦世榜也不客气，上炕盘腿坐在了祖父的对面。

窦昭拿着橘子，安静地依偎在母亲的怀里，一眨不眨地盯着窦世榜。

十年前就已经过世的三伯父，如今活生生地站在了她的眼前，还叫她吃橘子！

窦昭的视线有些模糊，听见窦世榜笑道：“……大哥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。兰哥儿前些日子来信，说入秋到现在，大哥已经犯了三次心绞痛。只因河工未完，不敢有所懈怠。大哥来信，说等过了这些日子，他就准备辞官回家，和小叔一起潜心

研究易经。”

祖父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仕途虽荣，案牍亦苦。谁让他要做官的！”说着，笑容渐薄，正色道，“他这心绞痛一日比一日厉害，可请大夫看过？”

“江南名医都请遍了。”窦世榜道，“可大家都没有什么良方，只是一味地让静养。大哥是那歇得住的人吗……”

窦昭在一旁听着，思绪却已飘远。

丁姨奶奶领着两个丫鬟端着茶点走了进来。

母亲把她放到了地上，帮着丁姨奶奶上茶、摆放点心。

父亲见状端起了茶盅，迭声道：“喝茶，喝茶！”又高声吩咐母亲，“三哥难得来一趟。你去跟灶上人说一声，做几个下酒的小菜，我陪爹爹和三哥喝两杯。”

“不用了，不用了。”窦世榜看了父亲一眼，笑道，“大哥让我给小叔带了几句话。天色不早了，我传了话就要回去了。”又道，“快过年了，家里还有一大堆事等着我呢！”

“那也不差这会儿工夫。”祖父笑道。父亲却拉了母亲：“既然三哥有话和爹爹说，那我们就先回屋了。”也不管母亲的惊讶，推搡着母亲出了鹤寿堂，“三哥这个时候来，肯定是有要紧的事。”

母亲释然，又许久没见到父亲了，望着父亲的眼神柔得像藤蔓：“那好。妾身回去服侍相公早些歇了吧！”

“好，好，好。”父亲应着，回头朝着鹤寿堂望了望，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

窦昭顺着父亲的眼光望了过去。

四周静悄悄的，积雪在月色下闪烁着清冷的碎芒，祖父书房里橘色的灯光显得格外的温暖。

窦昭狐疑。

母亲却一无所觉，一路上和父亲说说笑笑地回了上房。

父亲和母亲往内室去，俞妈妈抱着窦昭往内室后面的暖阁去。

她还没有等到那个女人，怎能就这样离开母亲？

“娘亲，娘亲！”她在俞妈妈怀里扭着身子。

“四小姐，莫哭，莫哭！”俞妈妈哄着她，加快了脚步，“俞妈妈陪你玩翻绳，好不好？”

父亲犹豫道：“要不，今天就让寿姑和我们一起睡吧！”

“这……”母亲目光幽怨地望着父亲。

父亲好像没有看见似的，吩咐俞妈妈：“把寿姑抱过来吧！”

俞妈妈把窦昭交给了母亲，父亲却接手把窦昭抱进了内室。

丫鬟们端了热水、帕子进来服侍梳洗。

母亲服侍着父亲，父亲却逗着窦昭，窦昭紧紧地黏着母亲，乱哄哄的，却有种异样的温馨和热闹，窦昭心里满足又欢快。

好不容易安静下来，窦昭拉着母亲的衣襟躺在父母的中间。

母亲支肘托腮，手越过窦昭，轻轻地抚着父亲的手臂，父亲闭着眼睛，哼哼了两声，道：“快点睡吧！明天清早父亲还要考我呢！”说着，翻了个身。

母亲的手落空了，她嘟了嘟嘴。

父亲发出轻轻的鼾声。

屋子里更是寂静。

母亲躺了下来，轻轻地拧了拧窦昭的小鼻子，悄声道：“你这个小坏蛋！”

这样的母亲，真实而不失天真烂漫，惹得窦昭差点笑出声来。

有丫鬟脚步凌乱地跑了进来，隔着帐子禀道：“七爷，七奶奶，丁姨奶奶过来了，说老太爷找七爷有要紧的事，让七爷立马就过去。”

母亲愕然。

睡着了的父亲却骨碌就爬了起来，道：“你说什么？老太爷让我现在就过去？”声音紧绷。

丫鬟应了声是。

父亲迟疑了片刻。

母亲道：“那你快过去吧！说不定是与大伯让三伯带的话有关系……”一边说，一边坐了起来。

“是啊，是啊！”父亲喃喃地道，掀起被子披衣就下了床，也不理会母亲在身后喊着让他加件衣裳，匆匆跟着丁姨奶奶去了鹤寿堂。

窦昭心中疑影重重。

丁姨奶奶从进门到离开都垂着头，没有正眼看母亲。

窦昭有心暗示母亲几句，可想到那边厢房还关着一屋子没有处置的丫鬟、媳妇就觉得头疼。

她眯溜爬了起来，坐在床上高声地喊着“爹爹”。

要是母亲够聪明，就应该灵机一动，抱着她去找父亲。如若祖父责怪下来，只要把责任往她身上一推，祖父难道还和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计较不成？

可是，她显然高估了母亲的智慧，也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。

看见她闹腾，母亲很不高兴地蹙着眉：“这么晚了，这孩子怎么还不睡？”然后吩咐俞嬷嬷，“把姐儿抱下去吧！她吵得我头疼。”

母亲怎么这样幼稚？她要是像母亲，恐怕早就被人吃得尸骨不剩了。

窦昭一把抱住垂在床边的幔帐，哭着喊着要“爹爹”，最终还是被俞嬷嬷强行抱到了内室后的暖阁。

没有了母亲，窦昭也消停下来，蔫蔫地由俞嬷嬷把她放在了炕上。

俞嬷嬷默默地帮她整了整凌乱的头发，看窦昭的目光有些恍惚，低声道：“你是不是也觉得今天的事有些不寻常？我要去偷偷看一眼，你乖乖地待在这里，不要吵闹，好不好？”

窦昭顿时来了精神。

真是真人不露相啊！看不出来，俞嬷嬷这样的精明能干。

她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。

俞嬷嬷一愣，随后慈祥地笑了起来，颇有些感慨地道：“我们四小姐可真聪明，小小年纪，却万事心里都有数。不像七奶奶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猛地一顿，自言自语道，“我和个孩子说这些干什么……”然后转身叫了个丫鬟进来，“含笑，你在这里陪着四小姐，我去鹤寿堂看看。”

含笑十七八岁的年纪，相貌周正，一副温柔稳重的样子。她听了俞嬷嬷的话，很惊讶，但很快正容应了声是，十分伶俐地道：“若是有什么事，我立刻让双枝去叫您。”

俞嬷嬷满意地点头，快步出了暖阁。

时间一点点地过去，母亲和俞嬷嬷还没有影子，窦昭的眼皮子黏在一起，再也分不开。她陷入一阵甜甜的酣睡。

好像只有一瞬间，又好像有千万年，窦昭醒了过来，这才发现天色已经大亮。

她眼睛微眯问双枝：“含笑，在哪里？”

双枝笑道：“在老太爷那里。”说着，眼角余光看见暖帘被撩了道缝，有人朝里张望。她脸一沉，低声喝道，“是谁在暖帘外面，鬼鬼祟祟的？”

立刻有个小丫鬟去撩了暖帘。

暖帘后的人无所遁形，不安地绞着手指头：“我，我找四小姐……”然后虚张声势地大嚷道，“是四小姐让我帮她打听个人……”

窦昭循声望过去，看见了香草。

她心头微动，高声喊着“香草”。

双枝和小丫鬟满脸困惑，但还是放了香草进来。

香草得意地朝双枝和小丫鬟扬了扬下巴，狗腿地跑到了窦昭面前，低声下气地道：“四小姐，您说的妥娘，我找到了。”她说完，语气微顿，眼神饱含着某种期望，望着她。

窦昭微微地笑。

在济宁侯府，这样的丫鬟她见得多了。她们为了能出人头地，只要能看到一丝希望，就会使出浑身解数地抓住。

她并不反感这样的人和这样的做法。如果大家都安于现状，那生活还有什么奔头？

只不过香草的行事太过于浮躁，把希望寄托于一个还不懂事的小孩子，少了审时度势深谋远虑。但她还是要感谢香草，要不然，她又怎么会有妥娘的消息？

窦昭对双枝道：“赏，香草！”

双枝拿不定主意。作为主家，四小姐也太……年轻了些！

要不要先去请七奶奶示下呢？

她琢磨着，看见香草眼睛一亮，已屈膝向窦昭行礼道谢，之后凑到窦昭面前叽叽喳喳地道：“妥娘是后院浆洗房的小丫鬟，是七奶奶到大慈寺上香的时候捡回来

的，我问遍了府里的人才找到她。您找她有什么事？要不要我帮您把她叫来？她很好说话的。”

窦昭恍然大悟。

能在母亲或是她身边当差的，都是窦府有头有脸的仆妇，她们又怎么会认识浆洗房的粗使丫鬟？反之，妥娘作为窦府的粗使丫鬟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她并未参与，不过是事后听人说起而已。这也解释了妥娘的话为什么与事实不符……

她眼皮子一跳。

事实！难道以她的心底，认为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不成？

那她又在哪里呢？

早先被她忽略的一些想法重新在脑海里旋转，让窦昭心惊肉跳，遍体生寒。

有个小丫鬟冲了进来。

“双枝姐姐，大事不好了。”她神色慌张，如临大敌，“鹤寿堂，闹起来了！”

窦昭心里一紧。

双枝已急急地道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七爷在京都的时候被个女人迷住了，”她脸色发白，“要把那女人纳进门，还请了东府的三爷来说项。老太爷气得半死，拔剑要杀七爷呢！”

“啊！”屋里乱成了一团，“后来怎样了？”

“还好三爷没走，把老太爷给拦住了。”小丫鬟道，“可七爷铁了心要让那个女人进门，大冬天的，跪在雪地里求老太爷答应。结果七奶奶找了去，七爷就求七奶奶，把七奶奶气得半死，不仅没有答应，还哭闹着骂七爷忘恩负义，连老太爷都插不上嘴。三爷见了，让大福悄悄地把三奶奶请过来。”

“难怪含笑姐姐被俞嬷嬷叫去后就不见了踪影！”

“那女人难道比七奶奶长得还好看吗？”

“老太爷到底答应那女人进门了没有？”

“那家里岂不是又要多个主家了？”

丫鬟七嘴八舌地议论着，没有谁注意窦昭。

窦昭像泥塑般傻傻地坐在那里，无比震惊。

她自主持了济宁侯府的中馈、成了当家理事的人之后就一直很是困惑，三伯父作为窦家因管理庶务有方而备受窦氏子弟尊敬的长辈，怎么会隔三岔五地就去田庄探望妾室出身、和窦家人根本没有什么交集的祖母？

原来，他是去探望她的。

妥娘说，母亲是被迫自缢的。

帮着父亲说项的三伯父，他心里应该是充满了对她无法言明的愧疚，所以才会如此吧？

窦昭想到了三伯父看她的眼神。总是慈爱中带着几分怜惜。

还有三伯父死后留下的遗嘱，要把他收藏的几幅前朝的名人字画都留给她。

那时候窦氏还没有分家，三伯父没有私产，留给亲生儿子窦繁昌、窦华昌兄弟